

攻

媿

集

一五



攻 媿 集

（五十）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八十四

祭文

祭叔父郴州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爲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爲終焉計。弟室先成。如跂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臥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蒞官行法。治家處己。內外斬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爲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甚爲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爲美。旨酒嘉穀。遺子以祭。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

蔣參議母
○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壹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耐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戢戢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卜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圓。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疾寢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輿西旋。郊迎奔馳。不覲溫顏。徒瞻靈旂。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窀穸有期。嘉穀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

剛中
○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躐。出陳治安。爲天下甲。道山峨巍。金門岌嶮。鳳掖優處。螭螭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卽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爲忠臣。叱馭不懼。朝無顧憂。威動邊堞。奉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歇。邊塵忽驚。騎塹四布。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震疊。智略縱橫。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

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謂公行矣。爰立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煒燁。天何不憖。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爲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難吝。鑰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旆帖帖。哀以送之。千載一訣。

祭鄭衡州

若容
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出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墜諸淵。公不爲動。天定勝人。復爲時用。惟公之文。盡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卻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爲之一慟。

祭趙路鈴

不枯
○代仲
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忠。脫身騎壘。卒歸行闕。官以寢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爲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郊廟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遽至危殆。嗚呼。安閒一堂。眞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尙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

子寅
○代仲
舅同鄉人

惟公骨相奇麗。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
明光。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
循良。持節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夭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途千里。兩旆飛揚。行道竄涕。而況
州鄉。某等從游。日望歸艗。茲登公門。植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向失聲。尙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濬川之室
○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子淑質。婉孌和柔。不虐不妬。不伎
不求。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爲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旣亡。二子
不留。馴致末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爲膳羞。尙爾後人。盡彝是收。

祭袁通判

章○代仲
舅同鄉人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爲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
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疎。勞
謙終吉。矢死弗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
于題輿。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疴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慙遺。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
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凡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

寓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尙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勤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廬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淪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爲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蘊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爲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尙可以典刑于善類。天不慙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托夙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藐。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嘘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尙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入代陳閣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矣。夫人無恙時。屢以爲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

矣。庚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滋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輩，芾扶靈輦以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人有知，尙臨此言。嗚呼！尙忍言之。

祭劉宜人

代陳閣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溫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閭閻。蓋八十四年處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靈傷，幾爲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爲壻，猶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屏，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

之望○代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

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壘，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爲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聞者爲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尙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乎不爲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

期○代
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爲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儻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位。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襲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聘，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爲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計

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爲天下惜爾。何止于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十朋○代
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爲主盟。事失其平。公爲權衡。一有抑揚。人爲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爲之隕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酌公之靈。精爽凜然。尙其顧歆。

又代莫守

嗚呼。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墜。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潸然出涕。

祭薛寺正代曾
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警效之餘。方將日親直諫。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

見之書。曾不見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尙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願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旁觀者爲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醺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匿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強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爲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醉祖奠之芻。德升尙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傳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齟齬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齏。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聲壺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爲。親舊有急。匍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峨峨閩山。靈輿何歸。歸旆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菲奠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遂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爲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旄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尙平易惻惻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門閭○同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聾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峨巍同氣是似爲家門楣月評升聞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叨假守欽歎壺彝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帷節孝有閭過者式之

祭劉天台

孝憲○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惻惻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

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代侍從

惟公性識淵冲。智略輻輳。惴惴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人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爲僚屬耳。底蘊未究。忽拜輶帷。孰不疾首。乃陳斯穢。乃酌斯酒。矢哀以文。公平知不。

雙槐集卷八十五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寧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厯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旣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旣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鏐。鏐。鏞。鏞。六世孫汝。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

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今爲慶元府。亡妣生于大觀四年。歲在庚寅。五月八日。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尙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父諱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爲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鑰該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熙五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人。鑑。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事。鑰。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館。登仕郎。鏞。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鑑。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戶部大軍倉。鋁。鑒。迪功郎。温州司理參軍。銓。女二人。蚤夭。孫三十一。

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齟齬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爲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爲時世妝。沖靚雅正。無珠璣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潤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爲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爲豐殺。平心處之。自無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爲婦。親邊不是家。陸嫺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爲畢其婚嫁。其他解衣爲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祕方。歲營珍劑。以爲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壻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間有除目。則爲女弟贊喜。遣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欲然之意。少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爲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喟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其度。人尤以爲難。鑰守永嘉。迎侍爲八十之慶。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摘黃甘以分啗。略無衰相。鑰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爲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謂鑰曰。

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比也。鎬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鎬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鎬自吏部尙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卽去。毋以祿位爲累也。旣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子。仲舅尙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爲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尙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爲慶。旣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爲一席。以修其盛。仲春爲尙書慶。酬酢稠疊。迭爲重客。季春又夫人生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授郡封。尙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時。固已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間納婦及壻。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畫鼎滿前。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爲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備福。誠世所鮮。儼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龍龜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出彊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姻婭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褐墨綠等服。皆出塞外。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

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賁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旣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鑪鞵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爲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外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如舊。鑪比蒙恩典，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爲然，疾旣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鑪痛念嚴州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澡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臥，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尙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於此。尙何以生爲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闔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鑪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窀穸有時，未敢求銘于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體，敬

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鑑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昇。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先兄諱錫。字子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迺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江。母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事事盡。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外親讎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餘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率二親定居。而後侍行。蓋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

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掾。太守徐公。戴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憎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郡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咄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參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防新爲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兄。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柎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卽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卽吐實。尙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箠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踞請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他日

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尙書蔡公洸爲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尙疑兄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噤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敍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卽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凡徑以便服謁見。色尙不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異。又無一字措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旣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恩子。特不欲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旣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寢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實有差。故雖名同事。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價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卽取屋角敝綰。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哀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尙書張公津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會。

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踧踖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遽集。況作僞者他皆可爲。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爲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卽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尙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爲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爲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卽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尙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卽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微有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睿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尙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爲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敕。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旣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朝優恤之恩。反爲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

財力豐裕。與吏爲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砧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爲下戶者。實富室也。眞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爲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爲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爲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數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爲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數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爲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卽爲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諭左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卽注。纔入卽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考。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卽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旣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卽得。故囚之宿于獄者甚寡。拷掠尤稀闊。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爲度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曖昧翻覆。

最爲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爲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爲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寮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尙可爲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旣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未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盡。其他或爲之倚閣。或爲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倅貳以下。爭以爲不可。兄不爲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歛。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蘇矣。木棧出于歙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爲之簡節疎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僧一爲保識。卽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聞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

狀而抑彊扶弱。不爲己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鋪時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爲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訟。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爲先務。近城木場。苦于潦水。築墻則善。墮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爲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廚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爲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爲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旣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閱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澡。深。濛。女二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澡錄兄行事以告于綸。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尙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爲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爲明。嚴而近刻。爲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爲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

見徐公兢作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考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鐘鼎遺文。從韻畛分。欲爲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爲詩詞。皆清新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藹然。無貴賤長少。與之盡禮。人有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胸中之欲言者。爲之致曲。不翹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爲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爲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爲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爲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甕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僞。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箴。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率歸于恕。徊翔筦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爲近之。心計有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彙集。兄豫爲館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間勞其乏絕。商榷文義。人人自以爲親己。婦家寢簞。輟衣食之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爲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爲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

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爲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旣在選。謂所親曰。吾需一第。益友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爲亢宗之子。在公家爲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頎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爲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耆穉。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尙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閎遠。紹興和買之請旣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贖減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鏐之生。先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居喪。鏐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尙幼。每與鏐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鏐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宦。更爲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敕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爲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鄉曲豔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爲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於庭闈。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

乎哀哉。游宦許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纔四年而得郡綬。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有行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餽何以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操等忍死以圖窺窰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餽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于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文乎哉。乃長號授操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六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儻、左朝請郎、祕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寢顯、各以所長自見、爲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以間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爲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爲秀州嘉興縣丞、孝宗寔生于官舍、安

僖生不及進用。歿有追封賜諡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瑩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爲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上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囊以襄事。一毫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爲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勅吏竄。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爲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是獄。衆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敵。檄郡爲樁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旣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爲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

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爲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譴邏。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爲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譌訥訥。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廩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齋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尙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審湖。豪右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茅砧磯。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以慈谿爲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旣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頽敝。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

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褒焉。歸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爲度地城隅。爲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爲卻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旣懷來之。反其鋒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爲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尙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案。人樂爲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于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

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閒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盡稱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亞廟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輻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園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泊孝宗。光宗皆同中閣。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竝湖爲複閣。有司旣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治。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爲

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爲。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
 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
 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
 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考。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繼。又以減宮廟員
 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
 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
 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而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
 嘉泰改元。賜第爲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
 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
 斂。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
 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
 繇外藩。賜第于京。迺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絢爛綬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
 師維垣。袞衣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爲。調娛多方。予嘉乃勳。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遑。貴
 極愈謙。年耄益莊。躋七望八。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
 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

等轅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遙致奠俎，以資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實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嫔，範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襲奉哀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諡恭榮。次師揆，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高，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臯，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旨除直祕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祕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點檢膽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閱、右千牛衛將軍，權主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訢、太

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慍、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榮、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謏、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希慍、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郎新節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瑛。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尙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爲真人。人鑰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旣覺。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爲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瞿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粹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爲地主。故巡護爾。旣爲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爲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嶮岬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旣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閩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

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眞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曰。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撫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某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爲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遽色。侍側勝冠者衆。童卯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于山間。先屏騶閑。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爲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爲眞率之集。以勢位遼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

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尙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如焉。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爲重。造鄴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鑰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于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七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累贈太師魯國公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爲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爲吏部尙書終顯謨閣學士其幼卽楚公也倜儻有大志義風爲鄉里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彝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卽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曰受蕭公深知故奉

親爲萬里行。詎爲利祿計耶。旣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旣入館。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一時名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考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祿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無紛更。官吏無數易。則其他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旣罷政。又論其植黨營私。懷護迷國。竟鐫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培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卽無所礙。變舊章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

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金繒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勵精政事。妙選部使者。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于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月。除祕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慤。五月。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二月。起知江州。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權酷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爲先。明年。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爲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爲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人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于詳讞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豫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除姦之戒。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相沿。事干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

救于未行。使天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衆無術。幾致生變。命龍雱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雱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雱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剋剝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卻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他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卽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爲篆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金人無禮。公奏天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厯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爲多。簽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宜同寅協恭。僭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

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謂不足爲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責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太子溫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爲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爲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實三公之道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卽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廬批旨然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爲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羌山招到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又嘗顧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事不會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麻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充禮

饑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衙建康主帥相度開奏。公獨曰。若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爲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卻顧如此。眞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曾公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顧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爲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竝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寇戰功減半。議罰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公執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薦以水教溺士卒。褫官。封還敕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霑足。人心闐懌。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尙誰宜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爲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爲黨也。皆以次進遷。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

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旱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爲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爲閩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閒。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爲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爲。示之以靜。則無事矣。金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卻行。欲退。公卽奏請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爲之動色。旣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爲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旣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爲之上。嘗諭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士。至于以虛爲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輪對。上以爲言涉沽激。全無根蒂。自王藺以言進用。一傳而爲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安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陛

下畏天求言。搢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恥不相若。雖入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任其責。上卽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回省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鑄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罪。公以其與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聲冤。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奏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他。上曰。少俟復職。除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饑。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略備。蜀遠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萬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舉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淵。彭仲剛。劉清之。竝與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刪定官。武臣鄒詡。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奏去郊尙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職員郎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又曰。黃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人爲賀。朕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九年七月。爲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麻。提舉編修玉牒。詳定一司敕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

家拜右丞相。同心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爲己任。以館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爲之。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頴、尤袤、林枏、鄭僑、羅點、鄭鏐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京鏜等分爲監司。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戶部申明敕文。蠲開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洊饑方蘇。恐致重困。公奏。嘗令計之。爲緡錢三十七萬有奇。若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訖事。上以任子減前郊幾半。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紛。陛下行之。旣盡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將八十。久任機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猶或可緩。若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跡雍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小廉曲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爲此耳。對境報金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旣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旣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上意恐啓爭端。已而敵又報使人更不差發。上曰。卿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爲郊祀大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詳。旣被命撰尊號冊文。又爲禮儀使。禮成轉兩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機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傳祕書省會要爲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

臣下所及。未敢輕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又批貞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輕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上令促擬指揮。且曰。此于兵將別無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于軍中豈無利害。與其行而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請依唐貞觀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逮升遐。扈從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禮。皆參畫成之。充撰諡號冊文官。及陵名。廟號。充上冊寶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諡。衆說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永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無事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上章丐外。議政復不苟同。十五年。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東宮。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還鄉。極袞衣畫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閒。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禮。加恩積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齒于韋布閒。二月。光宗受內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與夫因革損益之宜。可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

行之。公奉詔感泣。遂奏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臣。復加特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六事。又言高宗壽皇如堯舜。而以禹處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服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無時。不肯少近滋味。仲秋。中使傳宣撫問。賜內帑銀絹七百匹兩。爲賻。公親具表謝。纔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有四。卦氣已盡。而哀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恩未報。母葬未舉。爲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戒子孫忠孝。無一語及他。前一月。大星隕于第。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寔八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原。紹熙二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禮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封冀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州軍州事。次曰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曰檝。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櫓。朝散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台州支鹽倉。模。機。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穎。餘皆蚤卒。孫男十三人。儼。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甫。承奉郎。脩。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佖。偃。儔。信。倓。孫女十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程秘。次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鏐。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

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瞻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中雖遭迴。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爲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爲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公獨遍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爲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乂安。君相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外人不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己出。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沖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聲色之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坐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居無惰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總之慘。素服盡禮。皆當于古人中求之。鎰不肖。再點朝行。負承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若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以爲此者。欲重其選也。鎰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鎰之投閒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爲屬。將以

上于太史氏。仰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鑰何足以知之。謹敍次爵里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爲善。不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美也。嗚呼。高宗擢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宗以舊學之重。待以爲政。而公不勝喪矣。此搢紳之所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爲罕遇。如公之受知累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有幾。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八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累贈太碩人。父思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累贈少師。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八十有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尙矣。然自歷代以至本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出于新安英濟王。廟食千載。後裔繁衍。宦路相遇。多講宗盟。祐陵時。大司成澥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玄賦。汪氏龍魚及棹弓童汪跼事。且曰。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廁崔盧之間。槩可知矣。丞相伯彥。首相高宗。遂爲佐命之臣。紹興間。簽樞密院事。勃樞密使。澈俱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端明殿學士尙書應辰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道誼風烈。足爲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也。公以文昌舊臣。歷仕四朝。康寧耆艾。獨殿諸老。抑其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

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待于時耶。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正公。王荊公。正奉爲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紹興初。爲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搢紳推重。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從伯父。夢應真受生。產于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曉暢吏道。若老于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鉤考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爲粥。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爲多。時方申兼經之制。以嘗試南宮。公餘肄業。再薦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關陞左從事郎。爲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產鬪訟。案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又訴義遜及瞻塋嫁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義遜有法。奉先冢。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衆錢買田。託以嫁資。公考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均之。且諗之曰。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幼之禮。歎服而退。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公爲龍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竝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旣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運籌

久之。無毫釐差。觀者以爲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爲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爲一圖。仍與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已無地可展。又從而十之。不惟不能圖畫。亦安所用之。徒重勞費。無益于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行路。服除。爲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嘯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某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于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薦牘。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旣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爲薦。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于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金亮犯邊。饋饟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歎。謂未有也。或言榷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辟爲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參議官。內裨幕府。外按邊陲。海。泗。唐。鄧之棄錢。公執以爲不可。公亦贊之。雖不得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宜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戶部右曹。有蜀士理和。糴酬實。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卽取其同類者併上之。省吏沮抑尤急。公力爭之。自是始爲定例。六月。輪對。錢公先薦于上。乞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隨事錄用。上注目久之。謂輔臣

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列言于廟堂。謂公撥繁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妙選僚采。是月以公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預。無以措辭。若出于御製。或儲禁爲之。猶可廣和。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也。白于太子而止。二年。爲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安宅以戶筵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久。以考校事屬公。公爲之協心焉。訖事日。欲邀公議。辭不往。林旣罷政。獨免于評議。六月。除祕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神宗以來會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分纂。上聞之。爲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金國來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爲接送伴使。上閱語錄。見公敏于酬對。處事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欲遣察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次決遣。事體太重。徒擾諸縣。必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得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爲侍從。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僞。上多聳聽而行之。其造剏啓沃。

之際。若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或削藁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饒信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渙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糶。論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人官戶例減限田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煙火盜賊。耆長壯丁則催科承引。今取耆長雇直撥入經總制司。竝緣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爲甚。至死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變。廣求衆議。而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鹽折稅。或有未嘗親熬波之勞。居近場監。貸錢取息。射利爲厚。且三公尙有限田。而此曹獨無定數。反受官戶隱寄。又均和買于編民。欲將家產及二等以上。依官戶充役。又論給賜勳舊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奪占據。桀黠者妄指官之籍沒。民之戶絕者以爲獻。藉勢陵轢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可行于強盜囊橐。官吏犯賊之人。然朝爲富室。暮爲窮民。流離凍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綱運負陷官錢。而致破家者。宜有以處此。欲應以欠負拘產。不在給賜出賣之數。計其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鄉村私立稅鋪。罷官監酒坊。及陳萬戶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產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于邊境。而法不嚴。壞爲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爲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毒。鄰里亦得救應。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于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酒。舉家拘繫。非

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于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考究詳備。玉音嘉獎。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僚所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者。五年再爲參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秋官。二年餘。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爲紹興法。今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損益。迄無成書。敕局官多吏繁。俸優賞厚。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舛。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爲久益難考。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典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聽。上極以爲然。卽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留不一。惟公疚心修定。以爲己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者。卽釐送之。一時中嚴。或雖係續降。尋卽衝改者。卽刪去之。于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創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各有看詳案冊。明言去取之因。而例不以頒降。欲申敕有司。凡州縣于新書有所未曉。許條具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取進本列于選德殿之左右。朝夕觀覽。嘗宣問所疑。隨卽奏對。上又取條冊指問。與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繁摯。不易盡記。留意所職。乃至子

此對曰。此法將與天下共之。況屢承宣諭。敢不盡心。他日。又問如初。遂亟稱于宰執。有忌公者。遽入譖言。賴聖明不以爲信。爾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矣。其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上又嘗問本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溫台大水。郡不以聞。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嘗爲執政。陳巖肖爲從官。特免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上云。亦覺未是。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衆。若別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師嚴。補糴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鑄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已嘗申明送饒州取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前命。辯台民楊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卽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卽令別行立法。時尙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栗爲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賊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豈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何爲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寢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爲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黠者爲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尙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旣立。未必能禁其爲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爲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陳公良祐爲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

見行法則纔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公議。借吏部尙書爲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歸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後犯強盜。竝依祖宗舊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卽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卽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理可憫。卽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審覆。行下。公以爲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寢紊。爲弊亦多。公申嚴之。使見有違戾者。竝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其詞。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絹定罪者。每匹增爲三貫。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明罰敕法。助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金之役。權要爲輔行。公在朝累年。于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與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處。亦不爲異。惟不能過爲奉承。事已。又疎之。衆服其裁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方欲經略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爲大言。公歸首以爲問。因具陳經行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爲攻取計耶。公頓首曰。賊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內治。以俟機會耳。玉色不悅。公又曰。臣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爲名言。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尙書。再置敕局。兼詳定一司敕令。先少師嘗爲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訴者日集。躬爲辨析。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紙之外。許令改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爲郎。嘗歷三選。以至長貳。清迪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率以先德爲法。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比。蓋有務爲沮抑。號能任怨而至顯用者。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詞者。多孤寒之人。于此不爲留意。使不得其平。尙謂之銓衡耶。由是鬱者得伸。

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人感悅。亦未嘗屈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退無所恨。辨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在七色之數。乞恩科權官選人。願致仕者。請以歷過嶽廟爲考。修正川廣定差之弊。命官被訴不經勘正者。免關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臧否欲俟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赦施行。皆欲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爲公私之便。中使嘗夜傳旨學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無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來蚤面對。退卽呼燭草奏。旣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會筆于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卽令展讀。讀畢。不敢留中。退至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留下。宸眷日隆。會當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枋用有漸。而忌者愈甚。竣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餞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爲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爲備。更迭勞擾。公卽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爲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狃于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至庭。自以爲功。公曰。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飾俱不類何耶。察之。乃眞臘大商。四舟俱行。其二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人猶譟譟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眞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旣知其爲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退聽。卽使盡入來遠驛。所販黃蠟。償以官錢。命牙僧旬日閒遣行軍屯城。

外有人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爲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以爲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邏者使參對。失銀十二錠。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數甚苦。公不爲動。已而軍士首伏。卽其所窖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善處。則俱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鬪。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寢亦難制。公號于衆曰。安有中國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無敢鬪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丸三萬片。舶司得旨。令泉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中國之禁。又爲外夷所役。獨不與南外宗正司廩給歲廣。久以爲病。公擲節用度。增價以糴。民始免于苛取。公再歲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帶。淳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興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卽令引對。臨遣甚寵。江上有篙師謀害主人而據其女。因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爲究治。得主人夫婦二屍于神祠之傍。冤始獲伸。吉民王氏雄于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佃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折其足。事達帥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貨得官。恐從末減。無以懲姦。乞先除其名。孝宗閱奏震怒。徑下所勘建昌軍。皆黥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賕者。江右無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司卽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與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會戕官軍。至此又小勝。止爲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賈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輕敵。或已議其狠愎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旨果以委之。主帥調發。而筵牧領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凡事寢不相關。一到賊壘。暮夜

驅迫將士入山。反爲所覆。不可復用。又遽遣約降。至折箭爲誓。人知其爲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爲疑兵。由鳥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卽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間。弓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陜隘之處。交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與之追逐。雖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旣逐入廣。而又復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餘百輩。則知所喪已多。勢旣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閒有禽獲者。亦言本非兇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卽當隨往。提刑辛棄疾同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盡復逃去。未幾興國尉黃倬請行。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仲敗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爲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旣以備功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霽復龍圖閣待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卽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合茶藥。公退閒旣久。無復用世。拳拳憂國。終不弭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官一子。娶樓氏。封傾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端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沿檄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養。而公

亡矣。壤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夭。一適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樓鏐。孫男四人。之翰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爲人。幾于全矣。少而孝弟。稱于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于民。立朝則忠諒精白。結知于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明素爲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于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爲宮僚。王侍御伯庠寔爲姻家。前後同時。公樂于平進。既無附炎之迹。又不涉于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爲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傅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錢三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龍、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龍在閣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爲當有。史官坐中問曰。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爲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簡驩之嫌。隆興之屢貶。南康之久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塋。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爾。恐梗歸計。公歎曰。若能爲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達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聽天命耳。後得善脫。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公未免摠懷。或致摧沮。公方挹送行者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爲我賀。其曠達類此。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履徜徉。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沈酣于史冊。上下數千載。興亡大槩。下至稗官小說。罔不

該究塗中和淵明歸去來辭平易精切。視前輩無媿。佳處或出其上。遇觴客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父。非自欺乎。既登七十。卽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論以爲高。又予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爲清時美事。實自公發之。尙書鄭公丙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世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公又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塋素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襄事。規樞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爲式。既畢。窀穸假貸經營。久而家舍方就廬居。終喪拜埽之外。諱日必親薦羞于山間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墳。一一經理。可爲永久。三妹尙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寢衆。闢先廬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爲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官賦輸送。皆親爲之。不以累兄弟。又得整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歲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衆。推以與次子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又及季弟江州之子敏中。既拘限員。將復與叔弟之子闡中而不果。然終念之。厥後江州沿公之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尙有白丁焉。兩宮聖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閒處。獨不能以頃刻之勞。效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爲歸。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寢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敍宗盟及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與仁錄。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豫營美楨。膏輓以予人。至于再三無靳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歎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既不及。遂率鄉之人。

爲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最多寡周之。買地立莊于城西門之阿。親爲約束。防閑曲盡。可謂無窮之利。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寢圯。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疊舍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爲學賓。遇釋菜則爲祭酒。自編于布韋之間。以爲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爲歌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不厭。賤及僮僕。無不霑給。閒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退。眞率之約。觴詠琴弈。未嘗以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官。多以卷軸求教。公樂于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眞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而薦舉非名士不預。樞密大資政葉公翥方爲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尙書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睦。史公彌大。經略潘公時。屯田鄭公鏐。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書生。有適齋存藁二十冊。觀書手抄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鑒等書。端中等方會粹。俟他日鐫木以傳。今藏于家。鑰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爲表兄弟行。又甚相好。先君工部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鑰從伯父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鑰輩生長外家。蒙外祖教育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于公尤深且久。公爲禮部祕監時。鑰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晚而僥倖

輿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謝事而鎬得奉祠。六年之間。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往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簫鼓相聞。暮春方止。歲晚。公既爲眞學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郡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爲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爲人。仕俱至尙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爲京尹。公之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畫履道宅圖于屏。且書池上等篇于其顏。後又易以無可奈何之歌。詩造平淡。能道人情曲折。和達哉。樂天行等篇。置之集中。殆莫能辨也。鎬嘗與公同閱石林避暑錄話。論樂天事甚詳。公歷言出處大槩。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鎬遂錄于冊。益公見之。賦詩甚工。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爲不朽之榮矣。遂醵石眞適齋中。公既有疾。時問安否。一日。奉版輿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少異。纔隔再宿。有報公之疾變者。亟走牀下。則已不可爲矣。藥石禳禳。皆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仙耶。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幾無可憾。惟仙風道骨。必謂上壽禍起非意。最爲驚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惶赴弔。相向而哭。俱爲盡哀。鄉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與設奠而寓哀于文。皆盛德之感也。鎬痛徹肺肝。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罔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于當世儒宗。俾鎬叙次行事。竊自維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如鎬。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坐之次。公歷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區處者。歲月姓名。一一不忘。聞見所及。既不可勝書。謹擇其可法者備載之。不嫌于詳也。他日定

體法。乘史筆者。庶有取于斯焉。謹狀。

